

袁世海

全传 1916~1949

中国青年出版社



◎袁世海 / 口述

◎袁 菁 / 执笔



袁世海

全传 1916~1949

◎袁世海／口述

◎袁菁／整理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世海全传/袁青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ISBN 978-7-5006-7229-6

I. 袁... II. 袁...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3287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50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65904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33 印张 2 插页 500 千字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49.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袁世海像

写在《袁世海全传》前面的话

袁 菁

笑对人生的父亲去了。

意外的是没有丝毫征兆，神采奕奕的父亲竟在我们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早上匆匆而去……

我总以为父亲仿佛从来都不曾真正地离我们而去，他只是跟往常一样应邀去外地讲学或演出了，几天后就会回到我们身边，与我们这一大群儿孙们团团围坐桌前共进晚餐，随之又会在一起悠闲地玩扑克“争上游”。父亲一旦又甩出那自创的、独一无二的同花顺（只同花并不连顺），酷毙了！我们乖乖地给老爹进贡，父亲仍又开怀大笑：“这是为父的今天第十二次吃贡！”只有此时，我们才会感到我们的爸爸是八十六七岁的老爸啦！

家中的生活是那么和谐、温馨！父亲自己也经常知足地说：“我赶上好时代啦！”

仿佛，我又陪父亲走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散步……到夏天，父亲穿着一件特别凉快的中式鸡心领带袖汗衫和一条宽松肥大的半长绸裤，我们手中每人拿一块自制削薄的白泡沫板，走累了可以马上垫坐在路边水泥台上休息。每每此时父亲都会挥着手中大蒲扇笑谈八十多年的以往，旧事的思念，家中的陈谷趣事，甚或对艺术的见解。这也正是我搜集、整理父亲回忆录素材的最佳时机。

父亲望着长安街上如虹飞巨人的立交桥，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大厦，溢彩流金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一片繁华景象，风趣地说：“看，天上人间！咱北京发展得多快，一天一个样，完全变了样。可爸爸这身打扮五六十年来没有变！你妈说，这种衣服宽松、凉快。今儿再看看，可着满长安街的人，也找不着我这身穿戴扮相儿了，再配上我这剃得锃光瓦亮的头，算得上是真正少有的老北京的‘光头’老百姓了。”

还有许许多多其乐融融的场景会无数次地浮现在眼前……

是呀，因为此时的父亲不再是京剧舞台上胸怀雄才大略而又奸诈多疑的曹操，不再是粗粗鲁鲁、冲冲打打的草莽英雄李逵，不再是侠肝义胆、

进退有度的花和尚鲁智深，也不再是老谋深算、忠心保国的老元帅张定边……这时，父亲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是我们温馨家庭中的主角，我们至亲至爱的父亲！

然而，父亲真的已去大连燕窝岛海下去寻找我们的母亲定居不返了。

父亲和母亲这对多年离情萦怀的金婚夫妻再聚首，想像得出会多么的激动！祖母更会喜笑颜开。父亲肯定会风采依旧地向家人、仙逝的先生、故友，讲述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繁荣富强，二〇〇八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的喜讯，全国人民齐心奔小康的坚定信心……桩桩件件激励人心的大喜讯，讲述多次修改《群英会》、《龙凤呈祥》、《霸王别姬》等名剧的过程，探索使这些历经百年的京剧骨子戏能焕发新世纪艺术光彩的途径。

听，那边早已锣鼓喧天，脍炙人口的《群英会》开戏了……“统雄兵下江南……”曹操躊躇满志、气势昂扬的演唱使台下又爆发了那么热烈的掌声……

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时常引我回忆小时候心目中父亲的影子，竟然是断断续续的不多的片断，整体上很模糊！细想起来，难怪。不怕您笑话，回想在我小的时候，父亲虽亲，但和我们相处时间并不多。恐怕在我们这种演员的家庭里，孩子们和父亲的接触一般都是会很少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祖母为中心，由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姑母、表哥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组成的充满温馨和谐的大家庭里。父亲无怨无悔地实践着入科前的誓言，挑起全家人生活的重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终日到各地演出奔波忙碌。五十年代，父亲



袁世海与女儿袁菁

被誉为文艺工作者，除了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演出外，还有幸参加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先后去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智利、阿根廷、巴西、瑞士、日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加拿大等国家访问演出。每每离家三五个，甚至十个月才凯旋，以至于我们几个孩子降生时父亲都不在家。

父亲即使在家时，生活起居也反常，深夜十二点演出后方归，我们早已进入梦乡；早晨，我们去学校上学，父亲还未起床；中午，我们回家吃饭，父亲又外出了；等我们下午放学回家，父亲早已去剧场演出。

只有到了星期日的上午十点多钟，父亲房间的门一打开，我们姐弟几个才充满激情地高喊着“爸爸”，一窝蜂似的跑到住在后院的爸爸面前问好。爸爸一边不停地问：“功课怎么样？挨没挨老师的批评？有没有受老师表扬？”一边会手托弟妹们的腋下依次举过头顶。

我最大，个子比他们高，胳膊的劲也比他们大，我会把手放在爸爸的手掌心上，像撑双杠似的用力撑起，爸爸再将我高高托起举过头顶，比弟妹们高多了！这是爸爸给予我们每个孩子的见面礼。我犹如得到爸爸的最高奖赏一样格外满足。紧接着，母亲说：“去做功课吧，你爸爸吃完早点还有事！”其实我心里明白极了，不等父亲洗漱完毕，家里准又会来许多的剃光头的大男孩、小男孩，他们都是中国戏校和北京戏校学花脸的学生。父亲和他们谈表演、议唱腔，给他们说《将相和》、说《除三害》等戏……

我听得母亲一声令下，只好率领着弟妹一窝蜂似的急忙跑着退出。

瞧，像不像舞台上按程序编排好的一堂龙套？踩着“急急风”的鼓点跑上来，点个卯，再踩着“急急风”的鼓点全跑下去。这就是我们和父亲的团聚。

下午，祖母、母亲嫌我们在家太乱，放我们随父亲去剧场看戏，这也是我们一个星期的热盼。在后台，我们亲手掂量过父亲的盔头和戏装有多么沉重，亲手抚摸过爸爸额头上被盔头勒过后留下的深深的红紫色沟痕；我们亲眼见过爸爸演《李逵探母》、《九江口》时一出戏要倒换下四五件被汗水浸透的贴身布衣（水衣子）。如果我们帮他脱下厚底靴，更会惊讶地发现连靴筒里的彩裤都精湿地贴在腿上。

这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刻上了“爸爸演出太累”、“爸爸演出太辛苦”的认识和从心底里涌起的要体恤爸爸的纯真情感。我们谁都清楚地知道，不能吵了父亲早觉和午觉，尤其是父亲连续演出时，我们会自觉地隐蔽到前院东屋去关门来“造反”，不干扰后院，吃饭时也会自觉将最好吃的东西、最好吃的部位首先孝敬给父亲和其他长辈。

其实，我们能这么做也是从小耳濡目染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一直在晚辈尊重长辈、长辈珍爱晚辈、姐弟情深祥和的氛围中生活着。父母亲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祖母房里问候。父亲晚上演出回来不管多

晚，必得先去看望祖母。祖母即使躺在床上，就是听话匣子也会等到父亲回家后才安睡。

父亲每次外出不管时间长短距离远近都要及时给祖母打电话问候，都要给祖母精心挑几件可心的礼物。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应该做的事！

祖母七十岁上得了肾癌，由于发现及时、治疗及时，在父亲和母亲的精心护理下，祖母很快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新又过着舒心、愉快的生活。她常和邻居们说：“我这个儿子让我指望上啦，我享了三十年的清福！”

祖母八十岁上患脑溢血，成了植物人。虽然祖母神志不清、卧床不起，父亲依旧像以往一样，每日早晚请安，事无巨细地了解祖母当日状况。

祖母的由我们贤惠至极的母亲和伯母亲自全方位精心照料护理，每天四次翻身，温水擦身，喂饭喂水，清理大小便。卧床达二年多的祖母，直到去世没有生褥疮，干干净净、平平静静地离去。

父亲那充满尊重、饱含着深情的床前叫“妈”的声音，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我心中回荡。《李逵探母》一剧中父亲所成功展现李逵孝敬母亲的情感就是父亲孝敬祖母的内心剖白和真情的流露！

话虽如此，尽管我们在这充满着和和美美一家亲的感觉中成长，但是我们对父亲总还是存有“怕”的心理。

父亲呢，对我们疼爱疼爱，可在生活上对我们要求很严，动辄就拿富连成科班的生活当成尺子来丈量我们，批评我们的口头语是“我小时候都吃什么呀？你们身在福中要知福！”决不允许我们挑食，谁若表示（还没敢正式说）不太爱吃胡萝卜，得，父亲只要听说，就会让母亲将半碗的胡萝卜飞到谁的碗里；过年过节，好不容易高高兴兴凑在一起吃饭，父亲一旦见谁的饭碗里剩下饭菜，哪怕剩有几个米粒也不放过，我们得在挨批后被监督着吃光。大过节的，或许还当着亲朋，真怕父亲一点面子不留。

遇到淘气的弟弟们给长辈们招来恼怒时，哪怕事已过了好几天，父亲在家休息才知道，盛怒之下，父亲会两道浓眉拧成一团，怒目圆睁，旋风般地冲到窗台前抄起放在上面的练功用的竹刀坯子，高高举起狠狠地“教训”弟弟们的屁股！随之响起弟弟们的哭叫哀求声……此时，我感觉父亲简直比在台上演的鲁智深、李逵要可怕多了！真的！

父亲对我们做了明智又果断的安排，不分男孩女孩一律去过集体生活。爸爸的理论根据是：“家里的生活太优越，应该放出去锻炼锻炼，才能跟上社会！”

祖母坚决投反对票，说这是花钱买罪受。爸爸笑着对祖母说：“妈，您那么疼我，不还是送我去受苦啦？我不去坐科七年，能有今天吗？孩子们

长大了绝不能依赖父母。得培养他们独立,习惯自力更生!”

祖母是经过风雨明白事理的人,尽管挚爱孙辈,也不得不改开绿灯——放行。

于是我和大弟住校读书,小弟和小妹去幼儿园整托,全都每周才回家一次。随后又将我们分别送至北京、西安、福建、沈阳等戏校学习。我们姐弟多年远隔千里,再和父亲团聚时已是一九六六年了。这期间,我们生过虱子、吃过高粱秆面……饱尝了外地三年自然灾害时加倍的饥饿滋味!这使我们适应了集体生活,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深知爸爸是非常疼爱我们的。我们深知爸妈心中的主角是我们。

回想这个阶段,我们对父亲的认知只是儿女对父亲的一种几乎是天性的崇拜,再加上所听到的掌声、赞扬声,崇拜的感情又增加了几倍,其他均不甚知。唯一了解到的是父亲在解放前尤其长年在上海演出竟没沾染上嫖、抽、赌恶习,这使我小有庆幸和骄傲之感。

我真正了解父亲还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事了。

当时,父亲积极响应了全国政协落实周总理遗嘱的号召,计划将自己的艺术生涯写成书,也借此将自己在近六十年的艺术征程中所总结出的艺术成果与心得传授给更多的为京剧事业而奋斗的后生晚辈以及广大爱好京剧的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在探索京剧艺术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他经常说:“这些感受来之不易,不要带到八宝山和我一起付之一炬。”

自此,我开始追随父亲,帮助记载、整理有关文章。二十年来,虽然时断时续,却使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

父亲酷爱京剧艺术,视京剧艺术为生命,以毕生的精力对京剧艺术执着地追求、奋力开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走在艺术前列。

是呀!父亲虽是外行子弟,但正是由于执着追求、奋力探索,年仅二十几岁就走红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时年仅三十三岁,他响应党的号召与李少春和叶盛章等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集体所有制的新型民营剧团“新中国实验剧团”,排出《将相和》、《云罗山》、《逼上梁山》、《虎符救赵》等优秀剧目。一九五一年父亲参加国家剧院,积极投身到党的京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连续打造出以架子花脸为主演的一系列大型剧目《黑旋风李逵》、《李逵探母》、《九江口》、《西门豹》等……

父亲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探索京剧如何表演现代剧目的课题中,在《白毛女》、《林海雪原》、《社长的女儿》、《红灯记》、《平原作战》中分别塑造了恶霸地主黄世仁、解放军战士刘勋苍、农村人民公社社长、日本军官鸠山、

敌后村支书、日军小队长龟田等众多现代人物形象,使架子花脸这一行得以突破性地长足发展。

七十年代末以来,父亲心中充满阳光地焕发了艺术青春,排演了优秀新编历史剧目《闯王旗》。而后,带领青年一代演员们,赴河北、山东、黑龙江、辽宁、河南各省,上矿山、下农村,四处巡演。

在恢复传统戏时,社会上出现一种认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好的”,主张“要将祖师爷赏的饭一字不漏地”搬回舞台的观点。父亲针对这种现象大胆对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进行了修改和重排。

记得那是七十年代末个一寒冷冬月,父亲每天用大量的时间戴上老花镜口中念念有词地伏在书房的写字台上修改群英会、借东风、烧战船、华容道的剧本,那专注劲,连请几次吃饭也请不动。

春天,连日复排《群、借、烧、华》的一天晚饭后,父亲还在意犹未尽地向我们讲述削减剧中自报家门的大段念白,改编许多难懂的文言文成较通俗易懂又有京剧韵味的词句的道理。母亲打断父亲的谈话,劝他早点睡觉养养精神,明天还得排戏。我们抬头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谁这么晚来访呢?

颇感意外,来访者是当时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支部书记。

我们全家人谁都没睡,也算是惯例吧!这次书记深夜来访肯定有重要的事。当然要等!我站在书房门外,担心地向内听着,父亲在慷慨激昂地向书记讲述《群、借、烧、华》的改动理由。我没听几句就被母亲拉走了。

父亲送走书记已经是凌晨快一点了。

没想到父亲很兴奋地对对我们说,事情解决了。太晚了,全睡吧!我们本来还要追问下去,但看到父亲的嘴唇上已经又挂了一层白圈,知道已经是说得口干舌燥了,只好带着一大堆的问号去睡了。

原来父亲在复排中,将自己十年多来表演现代戏的体会,加以总结,应用到恢复传统剧目中,对《群、借、烧、华》动了手术,删节了剧中一些过场戏,紧凑了剧本场次衔接,洗练了台词,将原本要演七八小时压缩成不超过三小时。这出戏已成为近二十多年来最常演的、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广大观众对父亲饰演的角色给了许多诸如“活曹操”、“活李逵”、“活张飞”等等赞誉,可这并没使父亲满足而停步。父亲将自己被社会承认的代表剧目都列为课题,从时代的视角重新审视,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发扬。以《李逵探母》为例,从剧本中就砍掉了李鬼劫路的枝蔓,集中表现探母情结。为李逵增加了归途中大段流水板唱段,唱腔中巧妙地运用了唱中加念、念中加笑的手法,使曲调显得格外欢快诙谐、流畅自然,很好地体现了李逵下山探母的愉悦心情和李逵淳朴、率真的性格特点,尤其口语词“噫

嘻”、“哟嗬”的应用更是生动鲜明地反映了李逵的粗犷豪爽，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有力地渲染了李逵憧憬母子离别多年重又相聚的欢乐气氛，有力地塑造了李逵单纯可爱的性格，并为后面的悲剧结局做好铺垫。至于为李逵葬母所编创的反二黄三眼，则突出表现了李逵哭母、葬母时的悲痛心情。使这部戏成为进一步发展“架子花脸铜锤唱”，丰富了唱腔，加强念、做，拓宽架子花脸表演力度的精品，使这些二十年前的优秀剧目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不仅如此，哪怕有的戏只演一次，父亲也不放过。那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年之际，旅居美国的一位京剧爱好老者毛家华先生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盛情相邀父亲合演《捉放曹》。这出戏父亲曾和杨宝森、李盛藻、谭富英等名家合演过，解放后一直未演。演前，父亲仔细阅读了剧本做了多处改动。曹操刺杀董卓未遂后狼狈逃跑原唱是“八月中秋桂花香”，这完全不符合曹操急于逃命躲避追捕的慌乱心情，哪儿还有暇观光赏景呢？即改成了“逃出虎口奔家乡”；下面接唱的“勒住丝缰用目望”改成“正行之间用目望”，同理，逃命之人只嫌马跑得慢，而不会停马观望。曹操的化装也比中年的曹操脸谱画得高，纹理少，面带微红。因此时的曹操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阳刚气盛，不能按原定型的奸、诈、疑的脸谱。表演上还借鉴了山西梆子名前辈狮子黑老先生演此剧中曹操宿店时，端灯，巡视后按剑而卧的一系列表演，以体现曹操在逃亡中奸诈多疑之心有过而无不及。

即或是在父亲临行的前一天，父亲午睡前坐在摇椅上反复哼唱《牛皋招亲》戚赛玉在洞房一场，再次修改词曲，这段唱词和唱腔都是父亲自编自创的，五一劳动节演出后感到有些长，正在研究着剪去二句。父亲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房间，书桌上，在那本翻来翻去、看来看去、画来画去都看烂了的《三国演义》的旁边，又增放了一封刚让我写好的向有关领导反映重排六十出京剧三国骨子戏的重要性，和如何赋与这些剧目新的时代感的建议信的草稿。父亲对我说，那天到文化部学习十六大精神和学习“三个代表”的心得体会，领导点名要我发言，我想说京剧要与时俱进，却没发言。这封信就权做我学习十六大精神的心得体会吧！

虽然这封信未来得及上交父亲就走了，然而父亲重排的全本《曹操》和参加“晚霞工程”重排演录制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尽管父亲看完录像后觉得自己年事过高，力不从心，差距很大，但我觉得还是已体现出了父亲的创作精神和意图了。

父亲曾将自传取名为《艺海无涯》出版。实际上，“艺海无涯”四个字就是父亲一生对待自己艺术事业的座右铭。

父亲常说：“周总理要我们活到老，改造到老，对！我就是得活到老、学到老、演到老、改到老。”父亲果真就这样做了。

今天再看,在时代转折的年代,恢复传统戏的关键时刻,在京剧面临改革、急需推陈出新以再铸辉煌的时刻,父亲敢于开顶风船,敢于推陈出新,敢于继承发扬,敢于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精神多么难能可贵呀!

父亲酷爱京剧艺术,视京剧艺术为生命,以毕生的精力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培养优秀接班人。他全身心付出,以忘我奉献的精神为京剧事业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做出了突出贡献。

六十年代,为了更快更好地培养后起之秀,他常常去剧场追着看青年演员的演出。一旦发现好苗子,就建议文化部和中國京剧院调他们到恰当位置,甚至为了给他们创造良好的艺术氛围得以快速发展,父亲甘为他们当配角,甘为他们让名位,亲自陪演以他们为主演的流派剧目。

十年风雨过,京剧艺术老一辈艺术家凋零谢落,所剩寥寥无几。京剧人才青黄不接、艺术质量下降的现象日益显现,年事渐高的父亲面对此局面心急火燎,深感历史所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之重,积极响应党的“振兴京剧”和“老一代应做好‘传、帮、带’工作”的号召,毅然奔赴全国各地剧团、艺术院校去讲学授课。不仅如此,父亲还积极培养青年人对京剧艺术的喜爱,扩大与巩固京剧艺术的观众基础,不时到北大、人大、外交学院、外语学院、师范大学等各大院校讲学,深入浅出解剖京剧艺术,增强青年人对国粹艺术进一步的了解与喜爱,弘扬民族艺术声望,培养新时代的京剧观众。

一九八二年夏季,湖北省京剧团邀父亲去武汉教学。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在六至九月正值暑气蒸腾、炎热逼人,气温达38甚至40摄氏度之际,父亲不假思索地放弃全国文联组织去避暑胜地庐山参加读书会的机会,毅然到武汉教学。

东西走向的排练厅日晒严重,只有两台台扇,再没其他的降温设备,怎一个“热”字形容。不要说在那里排戏,就是坐在电扇下吹风也照样会汗流浹背。父亲却在这里一连气地为湖北省京剧团教授了《黑旋风李逵》、全本《群英会·借东风·烧战船·华容道》、《霸王别姬》三出大戏。

架子花脸表演的角色特点是唱、做、念、舞繁重,父亲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剖析讲解表演方法,手、眼、身、法、步如何配合协调才能具神采俱全吸引人。几出戏合排时更是不分生、旦、净、丑,一句一句反复教,一会儿示范教曹操,一会儿周瑜,一会儿蒋干,甚至还要亲自示范旦角的虞姬舞剑,就是对龙套也都要求个样儿出来。

剧团的同志们见父亲快七十岁的年纪,教得认真、细致,倾囊而授,挥汗如雨,毫不以为然,非常受感动又很不忍心,也只能端来一盆凉水蘸湿毛巾给父亲擦汗降温别无他法。

父亲见剧团的同志一丝不苟地学、练、演的勤奋刻苦精神倍受鼓舞，又欢欣又振奋。直到晚上睡觉前，父亲还对我不无感慨地说：“大家这么用心学，就凭他们这股子心劲，让我累而不知累，热而不觉热！火炉也不过如此嘛，行！持之以恒，一定能出来人才，京剧一定会有望！”

在教学中父亲为了更进一步加深青年演员对曹操、张定边、李逵等历史人物舞台形象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接受力和理解力，同时也为满足武汉广大观众因二十多年未曾见到父亲而要看父亲演出的要求，在各级领导和中京院的支持下，决定做几场示范演出。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是七八月间的盛夏时刻，武汉那个热、那个闷，犹如进了蒸笼，几乎要使人窒息！没有空调的后台，热滋味可想而知。我很替父亲担心，尤恐父亲出汗太多又犯血糖低……省、局、团领导更担心快七十岁的父亲身体吃不消。父亲说，作为一个演员，没理由不满足观众的要求。于是示范演出由原定演两场直加演到七场。



《李逵探母》袁世海饰李逵，李金泉饰李母

观众的“热”却比天气更热！

售票的前一天晚上，观众们就带着竹椅、竹床，在剧场门口排起长龙。第二天早上，买票的队伍绕出了三条街道。上午十点，戏票一抢而空，没办法，后来又设了加座。七场戏演出中，掌声如雷，热汗如雨，震撼剧场！少见的热烈气氛真使报纸热登、观众热评，湖北剧坛盛传佳话。全团上上下下振奋之极！

当时湖北省领导劝父亲“至少花一个礼拜时间出去走走，休息一下”，父亲哪儿也没去，坚持为省电视台录制了电视艺术片《黑旋风李逵》，为省、市直属文艺单位做京剧表演艺术的学术报告，为省电台做了录音讲话……

这么多事情浓缩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时间的紧迫可想而知。就连其间赶上下大雨，趟着很深的水也照样去教课，经常是早、中、晚三班

连续工作，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今天回首看来，父亲教学示范演出的办法行之有效，不仅解决了剧团因经济拮据没能力请老师教学的困难，又可让学生上场实践，目睹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风采，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师也更清楚学生的进步和不足，加以鼓励和矫正，特别是还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果然各地许多剧团纷纷向父亲发出邀请。如此一来，在八十年代，父亲的足迹再次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到贵州、山西、天津、福建、东北等地教学演出忙个不停。他走到哪里，教到哪里，哪里还都掀起一阵京剧热潮。

在此期间，父亲很好地落实了文化部当时让父亲多侧重做“传、帮、带”工作的指示。同时父亲在工作中也发现了很多架子花脸的人才，收了二十多名新学生，其中包括多名地方戏曲的学生。

举行拜师会时，有人提出要摆几桌酒席，父亲坚决不同意，怎么劝都不肯让步，言明“只清茶一杯”。父亲说：“春节时，中央首长请那么多知名人士座谈，也不过一杯清茶嘛。我是个共产党员，要带头树新风，废旧习。”

在各地教学的示范演出，票房收入都是很可观的。当省京剧团的同志与父亲商量如何处理这笔收入，表示要付演出费时，父亲坚决地说：“我这次没有带演出任务来，只是来做‘传、帮、带’工作，不能要私人报酬，演出收入留给团里做经费。为了京剧后继有人，这是我应尽之责。”这几句话的声音仍然铿锵有力地回响在我的耳旁。他后来为省电视台和电台录相、录音也不取分文。

我清楚地记得，有些同志曾经善意地笑说父亲放着清福不享，又教学又演出，还演那么多场，不累吗？是犯戏瘾，还是有所图哇？父亲的回答是：“演那么多场是观众的激情所致，哪能冷落了观众的心！累当然累。我快进古稀之年，何尝不应该在家吃碗安乐茶饭？瞧瞧，眼下京剧被说成‘夕阳艺术’，我从感情上就接受不了，可不景气又是事实，我总不能在京剧需要东山再起时，拂袖去享清福吧？要说有所图，图的是咱们京剧要由‘夕阳’迎来朝阳。我得贡献余热，尽点滴之责！何况我还是共产党员。”

这些话实际上就是父亲自“文革”后直至去世前的人生理念，就是父亲对京剧艺术的信念，就是父亲已将自己的生命和艺术生命融合一体的坚定信念。

父亲在教学期间全力奉献忘我工作，感动着参与的领导和同志。父亲回京后，湖北省文化局、湖北省京剧团、大连艺术学校……分别向中宣部和文化部作了汇报，要求表彰父亲的模范行为。

父亲去世后，我不无感慨地历数过，经父亲发现、提拔、培养或帮助者很多，居生、旦、净、丑各行，而且大部分成长为后起精英、京剧舞台上当世的英雄！

父亲酷爱京剧艺术，视京剧艺术为生命，是一个以毕生的精力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做贡献的人，是一个敢于笑对人生，敢于维护艺术青春、延长艺术生命以顽强毅力战胜病魔的人。

且不谈父亲小时为学艺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父亲成名后，为了保护嗓子坚持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椒。他谨记前辈老师“洁身自爱”的教导，常年坚持练功，保持身体体质良好，精力旺盛，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头。

一九七二年，正当要排《平原作战》（饰龟田）电影前夕，那时，父亲住在“样板团”，只许每周六回家，周一早晨回团。母亲发现父亲回到家中饭量见长可精神非常疲惫，话也少了，嘴唇干得出了一层白圈，喝多浓的茶也说不解渴，中午觉睡到晚饭时还不醒。这太反常了，父亲身上从来都洋溢着用不完的力气，有着说不完的话。母亲劝父亲，如果觉得累，请假多休息一天，如果觉得不舒服就去医院检查检查。不等母亲说完，父亲头摇得像拨浪鼓，直到父亲见母亲很担心又有些不高兴才解释，《平原作战》要拍电影，反面人物改动很大，还没过关，实在没时间，等稍有眉目了再休息。

又过了一段时间，细心的母亲发现卫生间地上偶有父亲残留的尿迹招来成堆蚂蚁，更起疑心，让父亲留些小便，母亲送到我们楼后一门诊部化验，居然是尿糖四个加号和酮体中毒三个加号。医生说父亲患了很重的糖尿病，很危险，要马上去住院。母亲这才赶快打电话给父亲。

北京医院的大夫确诊后，告诉父亲：“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糖尿病患者一般都很乏力，像您舞台上扮演这么吃重的角色，今后恐不再适宜登台了。”我们全家人十分担心这对父亲的打击太大，谁知探望时父亲根本没多想，毫不犹豫地对我们和母亲说：“《平原作战》的电影不能不拍！舞台一定要上，艺术生活不能就此为止。我好好配合大夫的治疗，‘面包’会有的（身体会好的）！”果然，奇迹的“面包”有了！父亲不仅完成了《平原作战》的电影拍摄，还重新走上了舞台。

上演传统剧目了，父亲所饰演的角色穿、戴、唱、做、念、舞的表演不知要比演现代剧目中被削砍得有骨无肉的反面人物所消耗的体力要大多少倍，这对于父亲的年龄和病情来讲是严峻考验，我们全家人也着着实实为他捏一把冷汗。

在一次重要晚会上演出，父亲饰演《闯王旗》剧中的郝摇旗，他要在剧尾挥舞闯王旗与清军交战。他正在候场，忽然冷汗淋漓、四肢无力，手中的大旗拿不住，倒下了，接着两眼发黑、两腿瘫软，跌坐在后台……父亲心里清楚，是体力消耗过度，出现了血糖低，紧急情况下急忙请人拿来随身携带的巧克力，大口大口吃进去，人才缓过劲来，可是父亲血糖增高了相当一段时间。

父亲没有认输，又经几起几落，逐渐冷静地分析摸索出一套抗糖尿病方法，主张“高收入”——多吃高蛋白食物，适应传统戏的重体力消耗，同时要“高支出”——日常增强、加大运动量与登台演出的能量消耗相仿，演出也算在正常生活规律之中。

从此，我家客厅门后贴了一张小纸条，上写：1. 压腿，2. 踢腿（快、慢共二百），3. 骗腿（二十），4. 丁字腿（二十），5. 跨腿（二十），6. 八段锦，7. 软赞子（二十次），8. 左右飞脚（各五个），9. 串飞脚（六至十个），10. 飞脚旋子（四个）。就我所知，每天练功最后都要练两三遍张飞在《芦花荡》中的“编挂子”。父亲说：“只要一搁，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只要能动一天，就得再练一天！不压腿、踢腿，想蹬上厚底上台，可就没那么方便啦！不打‘飞脚’，演《芦花荡》也就难喽！”

父亲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不演出，散步二小时。说是散步，实际上是背戏、练戏。回到家中，内穿的针织圆领衫和衬衫全都湿透，甚至连大衣领、围脖都是湿的。这也是使我母亲最心疼的了，常跟我念叨：“夏天出汗多也就罢了，这大三九天的，汗出这么多，你爸爸怎么总这么跟自己较劲呀！人家都说你爸爸爱艺术如生命，我看你爸爸爱艺术超过爱生命。”

这套方法堪称是父亲自创的“杀手锏”，真灵，使得父亲的病情缓解、体力增强，又生龙活虎般地走上舞台，四处巡演，还组团去德国，赴香港，访台湾，演出的体力游刃有余。

一九九六年，我们的母亲在一次体检中查出已患肝癌，这不幸事件犹如在我家响起了晴天霹雳，击碎了我们全家人的心。平静、幸福的生活，从此失去了原有的平衡。我们四处寻医问药，去山西，到山东，赴深圳，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去力争。已度过金婚岁月的父亲和母亲难舍难离，常常彻夜长谈、彻夜流泪……父亲艺术上的工作并未因此而停顿，照旧完成电台的讲话录音，照样参加社会活动，照样去给学生说戏。母亲病情恶化，父亲远在大连教学，惊闻此讯，不顾一切地直奔机场，没有买到机票竟然坐着机长的坐位飞回了北京……

母亲没有被我们千方百计的挽留所留住，二十几天后终是去大连雁窝岛了。

已入耄耋之年的父亲经这次沉重打击，没有消沉。坚强的父亲挺住了悲痛，调整心态，敢于面对客观现实，果敢地说：“你妈走了，我这儿的事没办完，我不能跟她去，我还得好好活着！”

不久，父亲眩晕呕吐，行走不便，经医院检查，父亲患了脑血栓。糖尿病也加重了，改用打胰岛素针剂治疗。父亲仍是积极乐观正确对待疾病，又与血栓病魔顽强抗衡，每天坚持功能锻炼，用不听指挥的左手做捡豆子的练习时，只要能努力多捡了几个豆子，父亲都会哈哈大笑说：“离上台又进几步。”

在党的关怀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医护人员尽心治疗下，父亲病情很快恢复平稳，战胜偏瘫，从轮椅上走下来，扔掉拐杖，又重新走向艺术殿堂，登上难舍难离的舞台，完成了补拍《赤壁之战》的音配像工作，随之又恢复了压腿、踢腿、练功……

父亲就是不甘寂寞，不服老，更不服输。他见京剧的演出市场在逐渐缩小，万分焦虑，说：“我六十多岁时（七十年代末），京剧人才青黄不接，我毫不犹豫地带团巡演教学讲课。我七十多岁时，京剧体制改革，要求党员站在第一线，我还敢带团一拼，尽一尽绵薄之力。我八十多岁了（九十年代后期），党要振兴京剧，我更是高兴！可真感到有点廉颇老矣！”

“难道老廉颇就剩能吃饭了？我不信！”冥思苦想后，父亲考虑到演现代戏相对轻松一些，不用像传统戏那样沉沉的头盔要紧紧勒，高高重重的厚底靴要足下蹬，演现代戏尚能身体力行。于是，又倡演了原班人马《红灯记》，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给京剧市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直到去世前一周，父亲还去沈阳，将《红灯记》送给受日本人侵略、奴役最深的东北同胞……

为了实现自己定的九十岁时登台再演一场曹操的目标，父亲仍每天迈着“摇头、晃肩”的特殊步伐走到木樨地大桥下，去压腿、踢腿、练功。

就这样，父亲的练功、散步坚持到去世的前两天……

母亲当年心疼地责怪父亲怎么总那么跟自己较劲。

较劲！对。较劲！父亲非常能跟自己较劲！

我懂了。

正是这种视艺术如生命的精神赋予父亲以顽强的毅力、不屈的意志，哪怕是盛夏严冬，哪怕风霜雨雪，坚持了三十多年和糖尿病魔较劲，父亲七十多岁高龄演《龙凤呈祥》的张飞，能那么神采奕奕，能那么脚下如风，还能让“飞天十八响”那么又飘又帅！乃至父亲八十岁以后，打不动“飞脚”，改成“小蹦子”，依然是那么飘然身轻！